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平定兩金川方略卷二十七

員外郎 顧宗泰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 王燕緒

未經

欽定人名

格登布

擬改

格特布

未經

欽定地名

拉布木楚

擬改

喇卜楚克

欽定四庫全書

平定兩金川方略卷二十四

三月丁巳桂琳奏言本月初十日據宋元俊報到

初六日辰刻帶兵趕赴默資溝金川守卡賊番見

官兵猝至即行驚潰隨派守備馬雄帶兵佔住該

處元俊帶同遊擊吳錦江都司沈寬於是日酉刻

進抵吉地該處係革布什咱官寨金川賊番於中

駐守並無革布什咱之人賊番放鎗拒敵難以近

前當即派兵四面合圍斷其水道自初六日至初八日晝夜攻打賊番死守相持是日亥刻令前面官兵上緊進攻賊番等均在礮前拒守一面密派兵練潛赴礮後剗空地洞放入火彈登時各礮火起賊衆驚惶我兵圍守甚嚴不能衝奪其有跳礮兔脫者俱經殲戮初九日辰刻火勢稍熄元俊親往查看共燒死賊番一百餘名尚有未經被燒之四十餘名亦均誅戮元俊現在趕赴丹東統兵進

勦並分兵接應陳定國會同綽斯甲布於革布什
咱金川交界之處嚴為堵禦等語臣查吉地官寨
原為革布什咱緊要之所現經攻獲是已擣其心
腹並得佔據默資溝派兵防禦金川大勢已失再
加各路之兵分塗進取合力攻圍金川賊衆勢處
窮蹙在內既無衝突之路在外復無救援之兵不
日俱當授首臣現飛飭宋元俊統領將備等上緊
攻取丹東並分飭各路領兵各官奮力攻奪務期

全行克復早為集事

同日桂林又奏言臣等連日督兵攻打東山梁及墨壘溝山嶺賊番據住山口守禦甚堅復遣人查勘情形亦無動靜初八日墨壘溝一帶查看間道人回據稱該處均係沿山窄路下接懸崖現在積雪未消小金川賊番守禦甚嚴實難繞越等語臣思革布什咱之地攻復業經過半索諾木此時得信自應撤兵自衛何以該兩處仍然拒守如常必

金川因革布什咱雖已失守恐大兵由此乘機深入是以舍死相持若仍專恃力攻賊番勢必加意固守轉無踈懈必須設法變通以資襲取方為出奇制勝之道臣隨飭令將弁等將鎗礮暫緩施放查探山脚之下岩洞之中凡為賊番窺探所不及者暗行埋伏賊番見營中鎗礮不施必以為現在攻取革布什咱已將兵練調往接應或因既經收復不從此路進攻該番等久經防禦其力已疲見

此情形其意必多踈懈臣等乘機迅發奪其要隘較之力取更為便捷

同日溫福阿桂奏言臣等於本月十一日攻破資

哩及北山各石卡勒殺賊衆餘賊俱竄入阿喀木

雅一帶碉卡臣等即移營至阿喀木雅寨外安放

大礮對寨攻擊並督令南北兩山官兵分翼前進

查阿喀木雅賊寨南係得爾蘇山北與美美卡斜

對山梁碉卡羅列勢最險要臣等令南北兩山分

安礮位輪流轟擊半日內各礮上截毀塌幾半而
臣等正面所轟近寨賊礮亦多摧破至黃昏時候
賊人舉放號火聲氣轉揚臣等即疑其故作鴟張
勢將潛遁隨令各處官兵嚴加防範至四更月落
以後寨內外及各礮卡之賊乘暗潛逃官兵知覺
經

乾清門侍衛賡音素巴圖魯侍衛喬蘇爾侍衛明仁
哈薩爾圖及巴圖魯章京官達色等帶兵從中路

追殺侍衛阿爾蘇納叅將成德等從南山一路抄
殺官兵因甫抵此地尚未繞圍賊後且天黑路險
僅殺賊十餘名餘賊俱竄入迤西一帶林箐及德
爾蘇山外之高峯卡柵藏匿拒守臣等隨往賊寨
查看是碉樓座石墻亦均堅厚而賊人不能固守
可見伎倆已窮其得爾蘇山自土至下碉卡賊衆
見阿喀木雅已失亦已奔逃經總兵牛天界前往
各處岩洞箐林盡力搜查下與阿爾蘇納等官兵

會合駐札其北山官兵亦從色布色爾前進巴圖魯侍衛額森特等現抵普爾瑪地方攻取賊寨此寨碉卡頗多一得此處即可壓至美美卡至中路官兵必須攻破美美卡木蘭壩等處始可抵鄂克什舊寨但北山下之路一線羊腸兵力難於施展臣等遂親赴德爾蘇山查看形勢一望密箐深溝竟無路徑所有道路俱在山根林箐之下現今德爾蘇山外高峯賊寨既于林箐內密排卡柵若由

此路進兵賊番憑高衝壓不能得利至北山普爾瑪美美卡等處原係賊番聚守要地其木蘭壩各處之賊均恃此以為接應若不先取美美卡則官兵由北山小路而進賊亦可踞高壓下是普爾瑪美美卡必當極力奮攻速期摧破查資哩正北大山一帶各路可通最為扼要前派副將靜海章京額爾濟圖帶兵五百五十名在彼駐守今臣等雖已攻過阿喀木雅尚未直抵美美諾所有靜海等處

官兵難於遽撤臣等酌抽三百五十名令赴北山
普爾瑪等處併力進勦仍留二百名交與該副將
等在彼駐防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桂林奏克復革布什咱之吉地官寨
及默資溝地方並據溫福等奏攻得阿喀木雅情形
辦理俱好但金川所侵革布什咱之地既漸次為我
收復索諾木聞之自未遽肯甘心退讓今默資溝雖
已佔據阻其應援而甲爾壘壩又預約緯斯甲布派

官兵堵截自不慮索諾木之復來爭奪但所收革布什
咱地方若駐兵鎮守最多亦不過四五百兵按汎分
派為數更少將來大兵既撤不能保逆酋之不復出
而滋事今宋元俊統領兵練甚多莫若趲賊人防守
未定之時出其不意乘勝直擣其巢併將索諾木擒
獲果能將金川翦除其餘各土司自更畏威守法方
為一勞永逸桂林當酌量該處情形隨撥妥辦摠以
動出萬全為要至另摺所奏墨壘溝山嶺一帶擬將

鎗礮暫緩施放飭令各兵密於岩洞藏伏賊番防禦
久疲見此心必踈懈我兵即可乘機奪隘所辦甚合
機宜亦屬出奇制勝之策其溫福所奏分兵攻勦普
爾瑪美美卡木闌壩等處自當乘勢進攻務期速得
至於西路賊人拒守資哩堅礮已閱數月忽爾棄礮
奔潰及退至阿喀木雅正當死守而我兵一至即倉
皇驚竄固係官兵勢盛賊衆力難再支或金川已知
收復革布什咱之信將所幫賊兵撤回自衛小金川

人心惶懼不復能悉力抗拒皆屬情理所有但賊詭
譎多端或因官兵深入暫避勇銳之鋒將賊衆撤避
另由間道抄襲我後以阻餉道軍臺於事甚有關係
溫福當加意慎防不可稍有疎懈官兵既已深入後
路聯絡策應尤為緊要溫福更當時刻留心隨宜布
置朕亦不能於六七千里外一一悉為懸揣也著傳
諭溫福桂林並令汪騰龍鉄保知之

同日桂林又奏言竊臣接奉

諭旨溫福軍營止存兵二千尚不敷用桂林處續調之
甘涼兵一千名已抵打箭爐聽候收取草布什
咱之用此時尚係閒住不若令其遄赴資哩軍營應
用較為迅速臣查草布什咱地方長亘三百餘里
道路叢雜雖金川此際防守未周而各處俱有賊
番分駐是以必須五路分兵同時並發始能得力
因抽調黔陝及後路新舊各兵四千餘名分途進
剿其甘涼兵一千名前于三月內全抵打箭爐口

外暫為駐劄旋因革番內應有機勢難刻緩隨與
提臣汪騰龍揀派甘省叅將常泰帶領甘涼兵一
千名由喀勒塔爾一路進攻覺拉喇嘛寺並黨哩
地方據該叅將等稟報業將此寺圍住一面分兵
進取黨哩務期剋日收復是甘涼官兵正在分頭
攻奪之時萬難調撤現奉

諭旨飭派黔兵三千名迅赴西路臣當飛飭永寧道梁
肅鴻等督同沿途各州縣一俟黔兵到境務期迅

速趕赴西路軍營不致稍有遲悞奏入

上從之

甲子桂林奏言臣於去年十月內行抵軍營正當農隙之時各站派有民夫照常輓運嗣因添調官兵運米日多需夫日衆據軍需局司道等恐民力一時難繼援照乾隆十二三年成例詳請招商協運並經各商認領前來臣因糧運情形與十二三年大畧相同事出權宜據詳覆奏茲蒙

皇上指示洞燭無遺誠如

聖諭官加之價商居其名恐不無藉以牟利何如官為

明增價值俾小民知

思出自上踴躍樂從臣再四思維通盤合計現在各路

所用民夫不下數萬今若官為加價勢必三路單

糧全行照辦以數萬人之衆按站加添所費實浮

於商運查該商等承領運值凡一切無業之人均

可雇覓設有逃失亦惟該商等自行彌補非若各

州縣之必需派撥有業糧民者可比且商運之夫
並無口糧較之官運之按日支給米糧者亦為節
省雖川省並無殷實之商因腳價足敷雇覓俱願
承充第該商領價僱夫若復從中剋扣實非仰體
皇上加惠閭閻之意臣分飭地方官將所定運價遍行
曉諭俾小民共知

皇上格外施恩倍加踴躍並飭地方官於所發價值嚴
加查察務使該商不致稍有侵占各夫俱得共沾

聖澤於糧運殊有裨益奏入

上從之

同日桂林缺保汪騰龍奏言臣等前因東山梁及墨壘溝山嶺賊番拒守甚堅擬將鎗礮暫停乘其虛懈以為襲擊之舉詎賊番狡黠異常未見撤退

臣等查此兩處路險而窄原為小金川咽喉要地是以抵死相持但勢難稍緩不可坐失事機臣等

察看扎哇窠山梁均係懸崖溝內又有碉卡賊番

必謂此路陡險我兵難下防禦或踈若能過此山
溝便可進攻阿仰隨於十六日密派侍衛鎮將等
帶領滿漢兵練仍由東山梁墨壑溝山嶺進兵攻
擊以張聲勢一面揀派弁兵即於是夜攜帶木梯
巨繩潛赴扎哇窠山梁於賊卡稍遠之處或用梯
接或用繩縋全行下崖暗伏林內均於十七日黎
明一齊舉發臣等親自督兵分飭東山梁墨壑溝
兩路奮勇進攻而扎哇窠崖下又有伏兵突起賊

番出其不意雖于碉卡內放鎗拒敵我兵一擁向前拋擲火彈賊番力不能支始行驚竄當有對面阿仰山梁上賊番合力前來救應俱被官兵擊敗該番隨據對面嶺上各碉悉力阻拒我兵先掘溝內大碉一座石卡二十一處現在督率官兵連夜攻取山梁對面碉卡務在必克乘勢進取阿仰地方即可統截東山梁以期不攻自破仍分飭東山梁墨壘溝兩處將備合力攻擊不拘何路得手俱

可乘機直入奏入。

上嘉之。

同日桂林又奏言本月十六日據宋元俊稱十三日叅將常泰等報稱前經分兵進取黨哩因寨內革布什咱番人甚少一時不能內應我兵環攻數日賊番力竭勢窮隨於十四日黎明革番乘機內變頭人安邦等迎獻所殺賊番首級二十一顆餘黨驚潰我兵又圍殺五十餘名當將黨哩地方佔

據又於十五日都司李天貴等報稱初五日領兵
進取沙冲賊番憑碉拒守遂派兵四面嚴圍俾該
番水道不通糧食不繼數日以來勢難支抵於十
四日夜亥刻一齊吶喊出碉意圖奔逸我兵施放
排鎗阻路截殺革布什咱番人又已佔住碉房賊
番既不能前復不能退所有賊番八十餘名盡行
殲戮等語元俊隨飭該叅將等將黨哩沙冲兩處
妥為布置一面分飭將備等上緊攻取覺拉喇嘛

寺元俊現在督兵圍困丹東務在即得等語臣查
革布什咱地方前克吉地官寨等處收復業已過
半今又攻復沙冲黨哩圍取丹東丹東距吉地官
寨七十餘里是該處大局已定所有覺拉喇嘛寺
及丹東兩處度不過旦夕之間即可克取臣飛飭
宋元俊統領官兵上緊攻勦務於日內全行收復
以便併力小金川為掃穴擒渠之計奏入

上嘉之

同日

上諭軍機大臣曰桂林奏攻得扎哇窠崖下礮卡情形設法調度深合機宜不意其竟能如此實嘉慰出於望外至所奏攻復革布什咱之沙冲黨哩亦俱妥速今宋元俊督兵攻圍丹東並分兵攻取覺拉喇嘛寺據稱務於日內全行收復尅期竣事其意似以收復革布什咱後即并力小金川迅為掃穴擒渠方可完局此於善後之計尚未為周妥索諾木敢於黨惡不

法實屬野性難馴若不一併勦除終難保無後患且
既將所侵革布什咱之地盡行攻得又戮其留駐賊
番索諾木豈肯甘心不思報復自不能不駐兵防守
但大兵既撤之後革布什咱一處不便仍駐重兵倘
索諾木出而爭奪少有損失又復成何事體自不若
乘此併力勦定金川將索諾木兄弟擊行擒獲方為
一勞永逸之計溫福桂林務當通盤籌畫相機妥辦
以期永靖邊圉

乙丑溫福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阿桂奏言臣
等查西路軍營除南北兩山分勦之外兵力實未
為充裕前次接奉

諭旨令將南路甘涼兵一千名派赴西路臣等詳加籌
酌桂林處分兵襲取革布什咱正當需兵之際且
甘涼兵從打箭爐調赴西路程期紆緩自不如俟
新調黔兵三千名抵營酌量分路進勦已札知桂
林將甘涼兵一千名仍留南路備用茲欽奉

諭旨以桂林處或尚須添兵令臣等於新調貴州甘陝
兵內札商通融籌辦查臣等現已攻過阿喀木雅
賊人於美美卡木關壩等處併力拒守臣等上緊
督勦不敢坐俟添兵但即使美美卡木關壩迅速
攻破而前抵鄂克什舊寨賊人衛死之念愈急仍
恐不免稍有阻滯必當另覓道路派撥官兵或分
搗底木達或進攻美美諾方可得濟是在中路進攻
之兵固須添補而分路進勦獨成一隊又非數千

名不可所有貴州兵三千名自應恪遵

聖諭令其迅赴西路以脩分勦之用該_臣等前次奏准
添調之陝甘兵三千名亦須遵

旨分撥庶將來分路時不虞力薄至桂林處分辦革布
什咱現已攻圍吉地或需兵接應不可不通盤籌

畫量為撥往_臣等業經扎商桂林俟其酌定需調
若干餘兵仍令速赴西路摠期兩路皆有生力之
兵方為有益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溫福等現已攻得阿喀木雅漸逼賊巢沿途碉卡甚多均須分兵攻擊而桂林一路現派宋元俊收復革布什咱均須多兵策應且平定小金川後或應并辦金川則兵力更當加厚今事勢既難中止不可惜費自宜併力妥辦以期一勞永逸方為長策第貴州兵數不多且係苗疆前後已調過八千自不便再行調派而湖廣兵素稱怯弱又不能適用惟陝甘兵多精壯距川省亦不甚遠莫若仍於該省

預籌添調為妥著傳諭文綬即速於陝甘各營內再
選派兵二三千名將官兵應帶器械各項悉為妥辦
並揀派堪以帶兵大員照前預備俟川省飛咨需用
即令迅速起程至溫福桂林如果尚須添兵即一面
妥商飛調一面奏聞

同日溫福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阿桂又奏言
竊臣等接奉

諭旨溫福等昨奏到金川及梭磨兩稟因其俱係番字

令章嘉胡土克圖譯其文義不甚相合其莎羅奔及
札勒克達是一是二之處明晰具陳查軍營繙譯番
稟之人多係提鎮衙門所帶譯字房書辦原非諳
習其各土司派出能識番字兼能書寫之人亦有
又不能通曉漢語惟瓦寺土弁格特布雖不能書
寫而通曉番話兼能漢話凡有文稟臣等皆令其
通說此次譯出金川之稟與章嘉胡土克圖所譯
詞語不符臣當即傳格特布及各通事詰詢據稱

莎羅奔並非人名番人舊規生有數子者一子出家為喇嘛管領僧衆此莎羅奔乃番人出家之稱如內地之稱僧人為當家者其扎勒達克亦非人名係掌管印信之謂臣等復詰以索諾木因何不于稟內列名據稱土司承襲必經內地給有號紙駐定名字方敢于文稟內稱名索諾木未經給與號紙故不列名字但以掌管印信為詞此土司一定之例至索諾木兄弟五人雖聞係索諾木應襲

土司而尚未准襲故稟內有我們我等之語其嫁
僧格桑者乃索諾木之姊等語臣等查軍營翻譯
及各通事有漢人亦有番人原係互相為用臣等
又不認番字其舛謬必不能免嗣後凡遇番稟一
面譯出大槩仍將原稟恭呈

御覽或令章嘉胡土克圖詳加音釋或交唐古忒學譯
出發給臣等遵照奏入報

聞

同日溫福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阿桂又奏言
竊臣等接奉

上諭以賊番屢次潛圖劫營是其長技今拔磨土婦卓
爾瑪差喇嘛密告金川幫兵要劫西路營盤尤不可
不加重嚴防竊臣溫福現於阿喀木雅之西德爾蘇
山下扎營此處河身繞曲山勢更為陡險臣等自
攻破阿喀木雅後即派總兵牛天昇

乾清門侍衛賡音素同巴圖魯侍衛章京將弁等將

自德爾蘇山頂下至河邊全行佔據直接北山之麓其德爾蘇山外又一高山名喇卜楚克賊人現據山梁由山頂至山下之木闌壩卡柵層層排列臣溫福現在督兵攻擊其北山自普爾瑪山梁下至美美卡賊人碉卡尤為堅險臣阿桂於攻取阿喀木雅之後現在移營普爾瑪山梁進攻距賊寨不及一里察看普爾瑪寨碉房雖多先經殲賊賊番新為粘補尚不難於攻取且其地亦無關緊要

惟近西之美美卡在山嶺之上兩面山壁陡削中間僅有一綫仄徑從山脊蜿蜒而下其嶺上大礮既堅而仄路中凡有峯巒突起之處賊人無不修建礮卡層次林立抵死拒守嶺下雖有小徑然直逼山根賊人滾石攷鎗官兵萬難越過現在一面安礮推擊普爾瑪寨一面派令官兵連築石卡漸逼美美卡若截斷迤北山溝中別斯滿甲爾多等處賊人救援之路或斷其附近水卡方可得手至

臣溫福官兵所佔之德爾蘇山與喇卜楚克中隔
深溝箐林叢雜無路可通現在差人在山後探路
如其有路可以繞至山頂攻壓賊人卡柵而中路
官兵兩面夾擊自能得利則喇卜楚克山根之木
闌壩寨方易攻取臣等察看此間形勢北山之羨
羨卡南山之木闌壩均為進兵扼要之地不論攻
得一處即可統兵前抵鄂克什舊官寨現在督勵
官兵加緊籌辦以期迅速攻進惟是賊人狡惡異

常誠如

聖諭以偷刦營盤抄截後路為慣技臣等自攻過阿喀木雅逆料賊番或乘我兵甫移營壘潛來侵犯嚴飭各將領加緊防範十五日夜北山果有賊番分為兩路來擾官兵駐卡地方均經官兵知覺放鎗擊殺賊退至屯練看守之兩卡復三次直抵卡前又經土外委那木喀塔爾帶領屯兵殺退驗看卡外石上草中血跡甚多賊人傷死約三四十名並

有遺棄衣帽器械屯兵亦有陣亡受傷者六名又十六日子刻賊分三路從河灘來擾南山下官兵直至營外經侍衛賡音素等帶兵勦擊共見被鎗擊傷及已斃而拖去尸骸者約有數十名我兵帶傷者亦有七人臣等此時惟有盡力攻勦加意嚴防如遇有賊偷營正可大加懲創鬼蜮伎倆自不敢復施至大兵後路除自達木巴宗以東各處先經酌留官兵令總兵和邦顏帶領駐扎今臣等又

經深入所有資哩舊營復派董天弼帶兵在彼防守臣等進勦於一路之中已分三路賊匪處處支拒又須防我兵之由別路分進者小醜力量似不能繞出曾頭溝一路以截糧運臣等防範後路雖不能有多兵分駐然即現在所留之兵相其要隘分地布置自可不致踈虞奏入報

聞

平定兩金川方略卷二十四

未經

欽定地名

喀阿

擬改

喀爾阿

噶阿

擬改

噶爾阿

巴哇

擬改

巴幹

郭舟

擬改

果洲

谷籠

擬改

古瓊

巴松

擬改

巴桑

聶壘

擬改

那隆

馬牙

擬改

瑪雅

木喇木巴

擬改

默喇木巴

欽定四庫全書

平定兩金川方略卷二十五

四月丙寅桂林鐵保汪騰龍奏言臣等公同籌議
由阿仰東山梁墨壘溝山嶺攻抵達烏分兵四路
一由扎哇窠溝內奪取阿仰山梁派令總兵英泰
王萬邦督攻一由東山梁臨河架礮轟摧隔岸阿
仰碉寨如見官兵於對面山梁得手即搭浮橋渡
河夾擊一路仍由東山梁併力進攻一路由墨壘

溝山嶺相機進取臣等分路督催先於十八日在
扎哇窠溝內晝夜攻打對面山梁我兵屢次攀越
上登因賊番鎗石甚緊未能即克至十九日寅刻
賊勢稍懈我兵乘間鼓勇先登隨後各兵直撲賊
礮拋擲火彈賊衆驚逃我兵分頭追殺直取阿仰
地方其東山梁下放礮官兵望見大兵已抵對面
山梁賊番正在拒敵迅速搭橋渡河一路由上壓
取一路由下仰攻賊番窘迫竄逃殲戮無數大兵

會集從東山梁前進盡克賊碉共攻得地方六處
一名耳交一名喀爾阿一名噶爾阿一名格藏一
名巴幹一名格宗直至達烏對岸其東山梁上領
兵將倍奮力攻取梁上賊番一見阿仰火起且大
兵抄越在前恐致兩面受敵勢已驚惶我兵奮勇
上前賊番不能支禦追過山口殲戮甚多至墨壟
溝山嶺一路賊番勢孤膽怯我兵衝殺上山搶佔
要路燒燬碉卡賊均奔逸遂會合東山梁之兵分

路攻奪碉寨無不望風逃遁又得地方四處一名
普格崖一名果洲一名古瓊喇嘛寺一名鸚哥嘴
二十日辰刻直抵達烏一擁而進賊人不料我兵
迅至直撲碉卡砍殺賊番對岸官兵復渡河夾攻
賊人棄碉驚竄退守山梁我兵現將達烏官寨全
行佔據共攻獲沿山寨落一十四處計程三十餘
里共得碉房六百餘座殺死賊番六百餘名所有
在事領兵滿漢官弁無不勇往爭先兵練等亦傷

損無多此皆仰賴

皇上天威得以勢如破竹查新得墨壟溝喇嘛寺其旁
皆有路可通金川現已派撥官兵嚴加堵禦其餘
要隘亦皆撥兵防範所得碉寨每處酌留幾所以
備收貯兵糧火藥餘概拆毀從此查探路徑督率
官兵乘勝深入以期掃穴擒渠奏入

上諭內閣曰桂林等奏分兵四路連日攻取阿仰東山
梁墨壟溝達烏各地方是處為賊緊要門戶峻險異

常桂林調度深合機宜鼓勵將兵得此要地實屬可嘉
在事之將領弁兵並著交部從優議叙

上又諭軍機大臣曰桂林等奏設法進取分路奮攻調
度甚合機宜將領弁兵等亦俱奮勇出力深為欣慰
已有旨交部從優議叙矣桂林從未經歷軍務乃能
籌辦妥協若此特賞御用玉韞以示嘉獎鐵保汪騰
龍亦各賞荷包一對益當加意奮勉迅成大功其將
弁等出力攻碉殺賊者著桂林將備賞花翎分別賞

戴其中如有勇往超衆不拘滿洲綠營並奏聞賞給
巴圖魯號俾將士等益知鼓勵王萬邦英泰亦著賞
戴花翎桂林既已攻得墨壘溝達烏一帶險要現在
進攻僧格宗賊番甫經受創心膽皆驚自必望風而
靡官兵即可乘勝直入迅搗賊巢擒獲逆豎尅期蕝
事但僧格宗為小金川咽喉恐賊衆舍死固拒該處
賊寨較大或尚須多兵分勦俟全得革布什咱後即
令宋元俊回至僧格宗協同進攻若僧格宗碉卡易

於攻破不須宋元俊之相助即無庸急於調回朕意
革布什咱若經全得其地已與金川相近此時索諾
木似尚未能多為準備宋元俊現統兵練亦不為少
或竟出其不意乘勝直進扼金川噶拉依之險官兵
將來進剿尤為得力果能如此則宋元俊之功不小
但亦須審度萬全不可不惜兵衆冒昧輕進此等行
軍機要朕亦不能懸斷著桂林與宋元俊迅速劄商
就該處實在情形熟籌妥辦

已已

上諭內閣曰前以調赴川省之滿洲兵二百名黔兵五千名陝甘兵六千名遠道跋涉曾經加賞一月錢糧今據李煦奏續調之貴州兵三千名葉自畢節起程赴川並據文綬奏報續調之陝甘兵三千亦經陸續起程該兵丁等啓行迅速勇往可嘉著一體加恩於伊等到軍營之日各賞給一月錢糧即在川省軍需項下支發

壬申桂林鐵保汪騰龍奏言查阿仰東山梁墨龍
溝達烏等處先經督兵攻克茲復察勘情形東西
兩山內扼要之處尚有格烏巴桑及那隆山嶺必
須一併攻克我兵前進始無後顧之虞隨於二十
二十一等日飭令侍衛將領帶兵分路奪取賊番
聞風喪膽先已陸續奔逃我兵一到無不棄碉竄
逸殺死賊番十四名搶佔碉房石卡七十餘處惟
達烏前面山勢陡峻逃散各番現在聚集悉力拒

守如必爭此路口賊人危急勢必抵死相持未免
稍稽時日詢之熟悉山路土兵知尚有可繞之路
業已密派妥幹員弁潛帶熟諳土兵查探間道分
兵繞截前後夾攻使彼兩面受敵即可乘勝直抵
僧格宗

同日桂林又奏言據宋元俊稟稱元俊領帶官兵
分路進取緣丹東及覺拉喇嘛寺為路較遠該處
賊番聞信拒守元俊統兵圍困丹東晝夜用礮轟

擊力攻數日賊人頗見驚惶隨于二十二日督兵
四面攻撲砍奪礮門奮勇殺入賊番無路奔逃有
跳礮圖脫者俱被我兵鎗斃其不能竄出者頭人
二名番衆五十餘名盡行誅戮酌留官兵駐守即
率領遊擊沈寬等隨帶大礮趕赴覺拉喇嘛寺盡
力轟摧該番受困已深又見大兵繼至當即潰散
我兵四路截擊又殺金川頭人一名番衆七十餘
名統計攻獲革布什咱地方三百餘里民戶二千

餘俟查清另報再查甲爾壘俱地方在革布什咱
西北前因我兵俱在東南進發勢難控制故密遣
陳定國紆道往綽斯甲布調令發兵先行佔據以
防其抗拒旋因革番旺勒丹暗行勾結機有可乘
元俊統兵進取全行收復金川並無抗拒之跡茲
據綽斯甲布土司已發兵在交界處所元俊飭令
暫行駐扎聽候調遣等語臣查革布什咱既經全
得雖金川尚無逆跡但狼子野心實為叵測將來

設鎮安營既須事竣後籌辦則該地人心初定自應於各要隘駐守官兵以資防範臣隨飭宋元俊派撥官兵嚴加堵禦並將投誠番衆妥為安頓即令赴甲爾壘壩相機辦理再現在護軍統領明亮帶同侍衛章京等於三月二十五日來抵達烏軍營臣即會同督兵前進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桂林奏續又攻得格烏巴桑那隆三處現在覓間進攻僧格宗所辦甚好此時兵氣益揚

惟盼擒渠掃穴速得捷音至另摺奏報草布什咱之地全行收復辦理頗為迅速惜所籌未能妥合前遣陳定國往綽斯甲布調令發兵佔僦甲爾壘壩該酋業已發兵令既盡得草布什咱之地正當乘勝進勦金川攻其無備乃宋元俊飭令綽斯甲布番兵暫駐界上聽候調遣失此極好機會甚為可惜蓋宋元俊見革布什咱全行收復其意已足遂不復計及金川尚不免狃于綠營習氣使宋元俊即乘官兵新勝之

銳徑搃金川據彼噶拉依諸險其功績為何如朕賞
功之典又當何如惜乎所辦僅止于此此次全行收
復革布什咱本應予以優叙因此一失功過只可相
抵矣又摺內稱該地當人心初定自應于要隘之處
駐守官兵以資防範等語桂林所見亦誤革布什咱
之地久為金川侵佔今經官兵收復節次殲其防守番
衆甚多又殺其頭人三名索諾木豈有不知况聞索
諾木已將幫助小金川之賊兵撤回必係知官兵復

其侵地懼而自防尤當乘其未備之時出其不意先發制人今宋元俊辦理既錯桂林即應就近申飭不當聽其坐守觀望桂林在軍營節次所辦事務志能妥合惟此一節則不免於失算至索諾木從前敢於佔據革布什咱已與僧格桑佔據鄂克什之罪無異且又潛發賊兵幫助小金川更屬黨惡不法即使僧格桑就擒金川之事亦難歇手與其待彼匿克拒命再為擒勦何如及此時預辦之為省力乎朕非必欲

窮兵黷武但就現在情事而論大兵既撤之後豈能保索諾木之日久不出滋事是此賊不除終為番地之患不可不籌一勞永逸之策以靖邊圉今既有可乘之勢昨又傳諭文綬倫調兵三千名兵力不為不厚豈可稍事因循仍貽後患耶溫福桂林惟當竭力相機妥辦勿止圖擒獲僧格桑便思完事

臣等謹按索諾木佔據草布什咱在乾隆三十

六年四月至五月間僧格桑即侵圍鄂克什小

金川實憑藉金川始行肆逆是兩酋厥罪維均
况小金川既恃金川潛助以抗顏行是勢必掣
制金川而後可滅小金川革布什咱通金川之
路最多宋元俊叔復時即當於所通隘口相度
形勢乘間進攻即不能遽抵其巢索諾木必撤
回遣助小金川之兵力以圖自守乃宋元俊狃
于小勝未嘗詳加籌計仍復回至約咱軍營致
酋得以合力拒命一一皆如

睿算是冬令汪騰龍等從革布什咱進攻金川又令舒
常從宜喜進攻金川南路大兵遂得即時采入
皆因掣其所助之力故能摧堅搗穴則宋元俊
等之謀事不成殆不能更置一喙矣

同日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奏言臣等於三月
二十日抵阿喀木雅軍營次日同將軍溫福共登
南山高處相度地勢官兵現安大礮緊對山上賊
碉施放二十二日又登北山同阿桂相度山形亦

指定礮放礮已將礮角轟摧惟是賊番狡詐恃其山險礮堅形同鼠穴潛匿其中且珍惜火藥不肯輕放一鎗必度官兵臨近然後施放是以官兵奮勇殺賊因此受傷者有之今阿桂築礮安礮轟打普爾瑪地方官兵有礮可蔽既不至於多傷而從礮孔內見賊運送水糧即可放鎗擊打所辦亦為得要至溫福營盤在阿喀木雅山迤西臣等即同在此營辦事此間雖山勢險要而繞營皆係大

河亦便於取水查滿洲綠營及土練士兵原有一萬六千餘名除陣亡患病等項軍營實有一萬二千六百餘名臣等現同溫福阿桂佔據南北兩山晝夜連放鎗礮使賊不得休息庶幾迅為攻克奏入報

聞

同日溫福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阿桂等又奏言據探路人回稱喇卜楚克山頂積雪雖大其下

尚有小路可以攀附而上若官兵乘夜繞過大山
從此上登壓下將山坳內賊碉攻取又從此傍山
前進立卡直壓木關壩寨落方為得勢臣等預派
兵將並備築卡木石別派官兵一隊繞往攻壓親
帶官兵於山旁險處壓取木關壩至臣阿桂在北
山一面施放大礮將普爾瑪水碉轟擊一面從別
斯滿等處截斷賊人接應之路分派官兵向下接
連築卡今水碉已漸摧墮我兵立卡處所距賊碉

僅隔一箭之地別斯滿賊人已難接應由此順坡而下再立數卡截斷賊人援路奪取水碉則美卡之賊其勢愈為窮蹙即可相機攻奪若果得手並可乘勢進攻舊鄂克什官寨但賊人尚恃其山高勢險林濠深密堅築卡碉抵死拒守臣等惟有同心併力以圖早歲其事所有投出鄂克什番人並錄供詞進呈其人口交與該土司收領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溫福等奏進攻美美卡雖賊人恃其

地險碉堅亦當用計攻取于事庶為有益朕向慮此
路兵少今兵一萬二千有餘亦屬不少溫福等但能
一心前進自易奏功再據投出鄂克什番人供稱桂
林已奪取墨壘溝又將革布什咱叔復是僧格桑處
得信甚為迅速索諾木亦必彼此相通我兵正宜乘
其未備速將僧格桑擒獲即進兵縛取索諾木始為
有益否則僧格桑逃入金川索諾木預為準備嗣後
不無費手即如從前追捕阿睦爾撒納時我兵已逼

近賊營而阿睦爾撒納即于遣人之際得以乘間遠颺此等逆酋惟在乘機速辦而數千里以外朕雖降旨訓示倉猝之間原無定象朕旨即詳其中亦未免稍有不合之處但當熟察情形相機籌畫以冀成功同日溫福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阿桂奏言索諾木逞凶佔地黨惡幫兵革布什咱雖經官兵收復或僧格桑逃入金川未必遽肯擒獻是接辦之事自應預為通盤籌畫臣等前奉

諭旨留心察訪並將山川夷險程站遠近商桂林令復
遵

旨公同籌議查軍營內革職提督董天弼守備素國璉
等在川三十餘載一切進兵道路皆所熟諳據稱
乾隆十二三年進勦金川十路七路分合不常其
實只有六路亦總以前抵勒烏圍噶拉依為主其
一為喀爾薩爾正路由小金川美諾起程至噶拉
依約有五站從前經畧公傅恒進兵由此其一為

丹壩由維州二道橋起程經梭磨卓克采從噶克
番境前至其地再進即抵勒烏圍約有二十餘站
皆屬崎嶇難走而丹壩之穆爾津岡尤為險隘岳
鍾琪由此進兵前後三年總因路險碉堅未能進
攻寸步其一為僧格宗由美諾而南經克舟九寨
前抵噶拉依約有六七站路亦險窄總兵馬良柱
曾由此進兵其一為革布什咱由吉地官寨起程
至正地前抵噶拉依約有四五站但正地前係革

布什咱地方久為金川所佔其一為馬爾邦由章谷起程經巴旺布拉克底至噶拉依約有五六站此路亦屬險狹其一為甲索由綽斯甲布之墨克爾官寨起程至勒烏圍三站再至噶拉依亦三站但均隔大河且中有瑪雅岡碉寨林立攻打費力從前亦未攻進此六路之外今又訪得俄坡一路亦從綽斯甲布官寨起程至勒烏圍僅兩大站路近山平行走較易臣等又密訪前經走過之人所

說大概相同查喀爾薩爾既係正路臣等攻得美諾即當由彼統兵前進至丹壩一路據稱穆爾津岡險仄異常是以從前未能攻進其俄坡一路道路稍平非甲索之比今緯斯甲布既稟請發兵攻取本魯宗地方桂林處現又遣人前往諭令截斷甲爾壘壩是該土司乘機復地之心頗為踴躍惟在駕馭得宜尚可資其兵力此路當與桂林密商妥辦至各路中當擇其最要者臣等親統兵前進

其餘或派將領帶兵進取或竟有無庸進兵者總
俟臨時想度地勢及兵力如何熟籌辦理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溫福奏進勦金川各路情形著於應
進兵時酌量妥辦至前諭以僧格桑逃往金川索諾
木若不擒獻即一面向索一面進攻今觀兩酋黨惡
情形極為深固索諾木斷不肯將僧格桑獻出若攻
破美諾逆酋逃入金川即統兵尾隨追捕不必復向
索取徒致輾轉稽延兵貴神速惟在溫福等隨時相

機辦理朕不能於六七千里外一一代為籌畫也

同日溫福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阿桂又奏言
查從前禁止番民下壩一事原因征勦逆酋惟恐
奸人得至內地探聽消息起見但三雜谷一帶番
衆藉此餬口視為常業驟行禁止實非安輯窮番
之道所有下壩一事即應停止其禁於現在軍行
不為無益至於小金川番衆現當攻勦不惟不敢
前來下壩即使番衆果思入口營生則其散更速

此時似可毋庸過慮且三雜谷之人既有印票內地各塘汎關隘自須驗票稽查如果有奸人混進口內原可隨時拏解現在咨明桂林阿爾泰繕寫檄諭遵照辦理奏入

上嘉之

同日明亮奏言臣於三月十三日自成都起程至二十五日抵南路軍營及見桂林據稱革布什咱業經收復又攻得達烏等處臣察看此一路山高

路狹賊人碉卡甚堅但已心驚膽落仰賴

皇上威福官兵奮往即可進搗賊巢臣惟謹遵

聖訓與桂林和衷商議相度機宜努力奮勉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前以桂林一路無帶兵得力之人
因令明亮同侍衛章京等往彼相助但桂林於清文
向未諳習是以節次傳諭之旨皆用漢字繕發今明
亮用清字奏摺桂林未能明曉轉非和衷集益之道
嗣後明亮遇應奏事即同桂林具奏列銜在桂林之

下汪騰龍之前不必另用清字桂林此次籌畫軍務
悉合機宜明亮在彼止須協同辦理不必自出主見
致滋歧悞至於馬上馳騁身先士卒原非桂林所長
自係明亮之責惟當督同侍衛等實力奮勵尅期奏
績

臣等謹按和衷共濟賢者所難况攻勦紛繁之
際意見豈必盡符一有齟齬所關於軍務者匪
淺古來非無勇將謀臣而互相傾軋迄無成功

者何可勝道

皇上於桂林則嘉其辦理軍務悉合機宜而馬上馳騁
未嘗責以所短於明亮則戒其自出主見致滋
岐悞而身先士卒正欲用其所長且因桂林不
熟諳清字併諭令明亮無庸專奏使之協恭集
益兩絕猜嫌蓋

聖明知人器使思患預防至於如此桂林等苟能敬遵
聖訓紬繹而推廣之待人持己各得其宜則傾陷之端

無自而起矣

同日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奏言臣等嚴訊五
岱據供前此副將色倫泰陣亡因總兵馬彪所領
官兵並不遵照撥給而烏什哈達亦不遵派委是
以自行具摺參奏至去歲十一月十三日進攻巴
朗拉乘夜打仗綠營官兵忽而鼓譟退回非我畏
難不進又既得巴朗拉以後日隆宗賊番先行逃
遁並未敢妄報殺賊得功至前在成都起程沿途

更換駟馬有道員查禮監放未嘗捨馬帶至軍營等語復傳集在五岱隊內之侍衛官員隔別研究衆供俱屬相符請

旨將五岱革職留於軍營自備資斧効力贖罪奏入上諭軍大臣曰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辦理此事甚為錯謬摺內但將無關緊要之事審實數款其有關緊要者如五岱叅奏溫福僅圖安逸並不親身打仗致有失機如果屬實則罪溫福若無此事即係五

岱居心奸險自占地步事之有無皆軍營官兵共見
共聞有何難于剖白何以伊等皆未詳悉詢問即或
溫福誣奏五岱伊等亦當並叅溫福勘取兩造合詞
定案不可徒就一面之供作為証據再如五岱奪取
駟馬一事五岱不肯認承即當詢明更換何駟之馬
提同質審斷無不得實情之理若止將跟隨五岱之
侍衛官員審訊伊等奸告五岱即係奸告自己且旁
無証見自不肯承凡事務得實情斷不可以顛預了

事着傳諭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另取兩造供詞
其孰是孰非之處務在逐一審明具奏

乙亥

上諭軍機大臣曰朕雖派遣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
查審五岱並非現在急務五岱本一庸陋之烏拉齊
不過革退當兵令其効力自贖尚不至於正法且此
事亦無甚緊要伊等若已審出實情便可完結否則
竟俟大功告竣之後再行審理亦無不可令當同心

協助溫福滅賊成功為要伊二人至營日久曾否幫
同殺賊奪碉及現在彼處情形如何朕盼望甚殷著
即據實覆奏

同日

上諭軍機大臣曰在京居住之楊素本係金川人自能
知彼處地勢着賞給六品頂帶並賞戴藍翎派副前
鋒校德明額帶往四川軍營交與溫福令為嚮導其
德明額即留軍前差遣

平定兩金川方略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平定兩金川方畧卷二十六

四月丙子

上諭軍機大臣曰僧格桑罪大惡極必當立擒寸磔固
不待言前以僧格桑若即就擒或逃往金川索諾木
即經擒獻並且退地輸誠立誓尚可恕其已往此朕
遷就完事之見今思兩酋狼狽為奸罪實相等僧格
桑佔據鄂克什之地索諾木亦佔據革布什咱之地

同一侵擾鄰疆僧格桑敢於抗拒王師索諾木亦竟敢幫兵暗助其梗化並無分別不宜獨從原宥且革布什咱侵地既全收復尤難歇手是以昨諭溫福桂林於平定小金川後即分路進勦金川即使僧格桑逃往該處亦不必更向索取惟有統兵直入乘其不備并擒索諾木方可完事總之兩酋黨惡抗命實為邊境之害若除僧格桑而不並除索諾木則根株不淨久必復滋事端前聞索諾木有欲併吞各土司殺

至維州橋之語是竟敢圖侵內地尤為可惡今剪滅
小金川雖暫遏其鴟張之勢而狼性難馴不能保其
不萌故智縱使索諾木懾我兵威親詣軍門請罪于
革布什咱已復之地立誓不敢再侵亦不足信朕非
必欲窮兵黷武但既已用兵不得不為長久之計現
在調集各省精銳又派有練習帶兵之大臣乘勝乘
入最為迅便因此多費帑金亦所不惜若稍涉游移
難保不貽後悔萬一大兵既撤賊酋復敢窺伺邊境

甚或侵我綠營尚復成何事體其勢不得不更煩師旅則另起爐灶尤為非策溫福等當視進勦金川一事為目前切要之務實心籌畫妥速辦理所謂兵貴先聲其機宜尤不可稍忽

己卯桂林奏言 臣於收復革布什咱之後隨飭宋元俊將該處內應出力頭人等查明具報酌賞以示獎勵嗣據宋元俊稟稱該處大頭人嘉噶爾邦策爾結一經聞信即分飭小頭人岡多爾濟等招

集番民望風響應甚為得力臣查革布什咱地方
向為金川箝制今一聞我兵收復該頭人首先糾
合率衆歸誠而小頭人亦互相聯絡遂得仰藉
天威全行收復茲奉

諭旨其先投誠之頭人旺勒丹通知該處番目在內接
應甚為恭順出力臣將發往藍翎賞其戴用令彼
益加鼓舞且使番衆見者共知觀感效法於事更
為有益其嘉噶爾邦等暗結番民亦屬實心効順

自應一體邀

恩以昭獎勸臣將嘉噶爾邦策爾結亦各賞藍翎並給
與土守備職銜旺勒丹給與土千總職銜其岡多
爾濟策楞等酌量給與土千總職銜且並將該頭
人等賞給衣帽俱各感激

天恩益加踴躍奏入報

聞

同日桂林又奏言據宋元俊稟稱收復革布什咱

時索諾木遣人具稟譯稱前因革布什咱內變戕殺本管土司索諾木纔發兵來替他收管地方今革布什咱番民既願真心內向

天兵收復地方土舍不敢違抗至僧格桑處原有土舍護守妹子番兵是僧格桑派他把守土舍實未敢幫助等語元俊當經諭以爾之侵佔鄰封謂為其民內變爾之添兵助逆謂為保護爾妹雖係託詞尚知畏懼現在大兵勦滅小金川倘僧格桑逃入

爾境即當早為擒獻親送軍門庶可少贖前罪或
得仰邀

大皇帝格外施恩寬宥切不可又受僧格桑之愚隱匿
不獻則是自取罪戾早宜猛省等語臣思此時收
復革布什咱索諾木尚不敢顯為抗拒則將來平
定小金川該酋自益膽落倘僧格桑逃至金川或
敢匿兇黨惡自當遵

旨一面索取一面會攻俾其猝不及防並擒逆豎以為

一勞永逸之計再查布拉克底可通達烏僧格宗
之路必須經由巴旺及小金川交界地方臣業經
差人查探該處道路積雪尚深且與金川連界官
兵不敷兩路分撥因于噶爾金一路進攻旋經攻
得扎哇窠崖下碉卡機有可乘當即統兵攻獲達
烏現由達烏一路尋覓間道抄截山梁凡有可通
金川之路先為佔據從此直抵僧格宗更為便捷
再前因有收復革布什咱之舉恐兵力不敷故請

調撥黔兵今既全行收復此路可以無虞昨據溫福咨稱大兵攻過阿喀木雅新調黔兵西路現等應用至甘省之兵必由松潘一帶前來松潘與西路較近亦應就近即赴西路軍營其陝省之兵由廣元至省撥赴南路並無繞道之煩等語臣思西南兩路事同一體西路需兵孔亟此次新調之兵自應全赴西路軍營以資進剿臣即統現有兵力上緊督攻務期迅搗美諾奏入

上嘉之

同日桂林明亮鐵保汪騰龍奏言達烏前面東西
兩山梁勢極陡險中隔大河僧格宗寨在河西岸
其東山梁下無路可通必須于西山梁下循河而
上賊番於沿河山上排列礮卡我兵難以搭橋前
進連日用礮對岸攻打賊番仍悉衆相持昨探路
人回據稱果洲山後有間道一條路徑雖仄尚可
攀越而行臣等熟商擬將兵練調齊督同侍衛將

備等仍於對面河邊架礮轟催大張聲勢以制賊
番即揀派侍衛鎮將等帶領官兵分為兩路一路
即由間道進取繞過西山梁直抵僧格宗一路由
西山梁後攀援而上佔據山巔從上壓下賊人礮
卡俱在前面山腰我兵勢如建瓴分路壓取不拘
何路得手即可搭橋搶奪卡隘上下夾攻賊番兩
面受敵諒必無從逃竄小金川現在糧食空虛人
心不固臣等一到僧格宗即便統兵迅搗美諾再

查達烏等處俱有可通金川小路雖索諾木于收復革布什咱之後未敢稍肆抗違但野性難馴不得不嚴加防範已於要隘處所駐兵守禦聞自達烏以往道路尤為叢雜僧格桑勢當窮蹙必思竄入金川臣等現已密詢熟諳番民詳籌路徑凡有可通金川之處隨路攔截不敢稍有疎虞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宋元俊收復革布什咱因其番衆內應胸有成算是以用力少而成功速至前諭乘間進

據噶拉依一節宋元後未籌及此且所帶兵練無多
原不能必其果有把握桂林現在進攻僧格宗為掃
穴擒渠之計宋元後當回至桂林軍營隨同進勦至
桂林奏稱收復革布什咱後索諾木並不敢復圖佔
奪若平定小金川該酋自必畏懼歸誠桂林之意尚
以擒獲僧格桑即可完局不知衆番酋之中惟金川
最為強悍若不併事剪除則根株不淨終貽後患現
今陝甘貴州節次調兵已至二萬合之川省所有兵

練約計四萬有餘兵力不為不多今於平定小金川
後即移師進勦勢有可乘而役無另費較為事半功
倍且金川雖有噶拉依之險諒與達烏一帶約略相
同今此處既可攻破則金川之險又何不可設法覓
間進兵乎况索諾木野性難馴豈能信其不圖吞併
若更滋擾革布什咱鄂克什小金川之地是我兵費
力底定轉為寇資實屬非策通盤打算不可不為邊
圉久長之計溫福桂林斷不可稍涉因循但現在籌

酌進兵不可不加慎重該處實在情形朕實難於懸斷惟在溫福桂林之詳審事機妥協經理至前此溫福所奏分路進兵雖有七路但俱以噶拉依勒烏圍為總是名為七路歸總仍不過兩途溫福等務當妥協分派若能於噶拉依勒烏圍之外別有可進之路尤為得力前令溫福色布騰巴爾珠爾統一路兵桂林明亮統一路兵阿桂豐昇額統一路兵伊等雖分路帶兵而所辦總係一事務須和衷協力共成大功

切不可稍分畛域彼此貪功嫉能方合公忠大臣為國任事之道又桂林稱革布什咱大頭人嘉噶爾邦策爾結二人誠心効用各賞給藍翎並給與土守備職銜此二人似屬可用伊等於金川路徑必能熟悉令為嚮導於進兵自屬有益現在該處甫經收復當留一人在彼撫轄衆番擇其中尤明練者一人令隨桂林軍營聽候遣委如果能奮勉出力不妨更予加恩或賞以侍衛銜或授為綠營守備都游均令桂林

酌量奏聞辦理使諸番見降順者如此蒙恩則衆心必生羨慕樂為我用又桂林奏稱小金川現在糧食空虛人心不固此必得自所擒賊番供詞但溫福每有俘獲及投順之人必取供奉聞而桂林從未奏及蓋未諳軍營事例捉生詢問可得實情嗣後如有降之人並著隨時訊明錄供具奏至禁止番民下壩一節昨據溫福奏應聽其照前下壩謀生事屬可行已允所請著桂林遵照辦理毋庸申禁又桂林奏于

果洲山後覓有間道可以進攻現今官兵于河邊大張聲勢牽制賊番另派侍衛鎮將等由後山取道潛進所籌甚合機宜自當如此辦理但所稱僧格宗在河西岸沿河賊碉排立不能搭造浮橋現督官兵對岸用礮攻打等語殊未明晰前據稱搭浮橋濟師是我兵已至河西因何仍在東岸而圖內所繪則達烏僧格宗又俱在河西尤不可解著傳諭桂林即速詳悉覆奏並核定方向另行繪圖呈覽

庚辰溫福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阿桂奏言底
木達布朗郭宗等處本係賊酋澤旺舊巢若由此
進勦路險而窄必須分翼並進前後聯絡臣等自
資哩進攻南北兩山官兵歷三四月之久不能酌
撤是以未經辦理今查別斯滿一路山巒層疊自
正月分兵原欲由碩藏噶爾前進抄出賊人後路
因其拒守甚嚴隨將派往碩藏噶爾之總兵馬彪
撤至色布色爾駐扎查北山之美美卡南山之木

關壩均係鄂克什舊寨扼要咽喉臣等現在併力
進攻不論攻得何處即可迅速前進今新調黔兵
三千名統計六起全到軍營在四月二十日外距
今尚半月有餘臣等如即能得手直抵美諾當一
面圍困賊巢一面分兵進取底木達或鄂克什舊
寨若尚有停滯再當訪覓路徑酌量兵力安速辦
理奏入報

聞

同日溫福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阿桂又奏言
喇卜楚克之山麓迤邐而下直抵河沿必須全行
攻取始可進逼木蘭壩臣等公同商酌于三月二
十九日令侍衛阿爾蘇納寧珠布叅將成德等帶
兵自阿喀木雅前進沿山奪卡數處至亥刻賊來
衝突即被我兵擊敗是日又令總兵牛天昇及侍
衛佛倫泰等帶兵由德爾蘓遠上喇卜楚克山頂
忽林箐中突出賊番二三百名來斷官兵上衝之

路官兵放鎗急擊斃賊甚多因賊番于山頂連結
大卡數座地勢甚險卡座亦堅且兩傍別無道路
未能攻克再北山之普爾瑪寨與美美卡相連中
間賊番連設四碉必須奪據乃可絕賊人救援之
路臣阿桂處亦於二十九日派額森特帶領黔兵
向前奪取又派烏什哈達巴三泰等帶同土練往
卡北預為埋伏額森特于黎明時乘其不意將四
碉全行奪取賊衆潰逃正遇卡北伏兵齊起截殺

所殲甚多。臣阿桂隨即再立七卡以斷賊人救援。來路是夜賊人兩次來奪，末後三卡俱為我兵擊敗。至四月初一日子刻，復又捨死來衝。臣阿桂恐有疎失，即派額森特烏什哈達帶兵接應。賊旋逸去。是日臣阿桂又派馬彪額森特等伏兵東崖之下，攻奪水碓。別派勇銳官兵於水碓南北預為埋伏，以絕賊人來援。隨率眾攻破碓門一鼓而進。戮賊亦多。其南北兩路來救賊，番均被伏兵截殺。初

二日乘勝併奪普爾瑪寨現運大礮逼近美美卡
轟摧乘機攻取

同日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奏言三月二十三
日小金川頭人阿噶爾嘉勒來至大營稟稱聞有
天朝大人新赴軍營土司澤旺差人請安其子僧格桑
自知有罪不敢親來并先遣人謝罪臣等諭以僧
格桑不遵法紀妄起事端大兵至此專討其罪此
外俱無所問澤旺若帶伊子來營謝罪非但不治

澤旺之罪并可奏明僧格桑自知有罪懇請

天恩寬恕若爾等將僧格桑縛獻亦必奏明重賞倘猶
執迷不悟斷難原宥

同日溫福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又奏言四月
初二日臣等正在攻擊喇卜楚克山梁忽有賊番
二名至卡倫外稱係索諾木所使呈送將軍大人
稟帖臣等以安頓索諾木或可藉以擒僧格桑因
令翼長海祿并臣色布騰巴爾珠爾帶來之喇嘛

工噶伊什並能漢語之瓦寺土弁格特布等前至
卡倫查詢供稱索諾木聽見軍營又來兩位大人
特差我等送稟請安臣等將稟帖譯出一條進納
土儀一係願與小金川鄂克什講和令僧格桑將
所佔鄂克什地方退還併令澤旺即同伊子僧格
桑赴營請罪臣等以番性狡詐不可遽信惟當將
計就計誘擒僧格桑隨諭以爾土司能知恭順所
言尚屬可行惟令僧格桑速自來營請罪如其稍

有觀望索諾木即將僧格桑擒獻

大皇帝更必加恩其土儀當即斥還并酌賞來番緞布

遣回謹將番字進

呈均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溫福等奏南北兩山打仗情形及索諾木澤旺使人稟話伊等酌量曉諭等語看來阿桂處殺賊甚多所辦甚屬奮勉溫福雖亦攻勦未能痛殲賊番此必伊處略覺費手然亦當設法前進以冀

成功至伊等曉諭索諾木來使令將僧格桑獻出已屬錯悞且又賞給緞疋其悞尤甚索諾木未助惡之前以是語曉諭尚可今同惡相濟已屬顯然又何可佯為不知與之言語乎再逆酋所使之人未必寔為索諾木所使或僧格桑使其冒稱索諾木均未可定倘實係僧格桑所使伊豈肯即行遵諭即使索諾木遵檄縛獻則索諾木轉為有功之人將來金川之事辦乎不辦此等賊匪狡詐百出斷不可信今雖力竭

計窮籲求免死豈能保其永遠不復反乎總之事已至此務將索諾木一併擒獲兩金川地方全行平定方可永除邊患再索諾木澤旺聞知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一至軍營即使人來賊中因何得信甚速或試探消息或實來請安均未可定溫福必當留心不可墮其狡計再索諾木稟內有掌管佛教之語看來此等番人狡而信佛色布騰巴爾珠爾本係蒙古若因賊匪崇尚佛教略為姑息是即為其愚弄朕令

伊等前往原為滅賊安邊並非令其將就完結豈可
徒為草率之局乎

同日溫福奏言索諾木敢於侵佔草地又復助惡
幫兵其罪已無可貸若不大加懲創實難以永靖
邊徼是金川實有不得不辦之勢臣再四籌酌索
諾木從前佔奪草地處心積慮欲肆併吞其幫助
僧格桑雖屬親情亦非真合未必不思乘機蠶食
故勒令獻完或尚不敢不遵而所收草地將來是

否復圖要索難以預定今官兵既已漸次收復該
酋或果震懾兵威不敢稍萌他念僧格桑逃往彼
處又肯立時擒獻加以設鎮分營層層控制似無
虞其遽作不靖臣已將革布什咱善後之事劄詢
桂林侯與通盤籌定後詳悉奏

聞至金川西路所幫之兵聞有二千索諾木前此投稟
狡稱係陪嫁之人不敢承認而近日撤回過半臣
此時尚不明加斥責總以革布什咱及僧格桑二

事為主倘金川稍有不順其勢斷難中止惟有乘此兵力迅速進攻以為一勞永逸之計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美美卡至鄂克什舊寨一帶為金川緊要門戶賊人必悉衆拒守攻之稍覺費力而僧格宗一路賊酋因達烏路險難進久將賊兵掣向美美卡等處防拒自不虞我兵之越道窬入現據就獲之小金川賊番供詞僧格宗寨內只存婦孺是該處守禦空虛已可概見今桂林既統兵進次其地或可乘

其不備悉銳進勦攻取自覺稍易若攻得僧格宗直
搗賊巢則美美卡各處亦當不攻自潰如此則兩路
聲勢既合勦擒逆豎非難事矣至索諾木敢助惡幫
兵其罪實無可逭此時若仍佯為不知必轉為其竊
笑且金川在衆土司中最為桀驁若不一併剪除則
番境必不能久輯而駐兵亦不能控馭相安是併勦
金川實有難于中止之勢昨日所降諭旨甚明且乘
勝進勦金川不煩另集師旅實為最便此時即多費

帑金亦所不惜不愈於養癰貽患致將來另起爐竈
乎著傳諭溫福等即為熟籌妥辦毋涉游移滋悞至
桂林昨奏達烏僧格宗相隔河岸之說未為明晰已
諭令另行繪圖奏進今復細閱原圖達烏僧格宗俱
在河西中間並無水隔何須搭橋始渡而美諾寨則
正在河東若如桂林昨奏官軍在東岸之說可循河
岸徑取美諾又何必轉向河西攻勦僧格宗復渡河
而東再攻美諾乎此必原圖舛悞之故著桂林按實

在水道山形及賊碉方向詳細確核展繪大圖迅速
呈覽

同日

上諭軍機大臣曰富明安奏前准桂林咨撥解火藥鉛
子業經起運在途茲復准來咨令將解川藥鉛沿途
停止等語桂林所辦非是火藥鉛丸為軍營要需多
多益善現在尚須併勦金川更宜寬裕備用且楚省
既經陸續起解豈宜令其中途停止桂林近日辦理

軍務諸凡妥協此一節未免錯悞著將此飭諭桂林並令富明安查明前項藥鉛如已運回各營自可毋庸再解倘係中途停止尚未解回本營仍著運交川省收用

壬午

上諭軍機大臣曰索諾木與僧格桑狼狽為奸罪無可逭且就番地全局而論金川實有不得不辦之勢溫福等乃欲索諾木擒獻僧格桑無論逆酋斷未必從

設果遵令獻出豈轉以索諾木為有功釋而不問乎
但既已傳播此語或僧格桑窮蹙逃往而索諾木竟
行執送軍營只宜隨機設法將索諾木一併誘擒庶
可完事所謂兵不厭詐也至于講和之說尤屬非是
從前僧格桑攻圍鄂克什經阿爾泰等諭令退兵業
已遵受教約不久復侵其地今勢窮力竭仍為此請
實非情理斷不宜再受其愚豈逆酋尚冀如阿爾泰
等前此之將就完事復逞其併吞抗拒之故智乎且

索諾木何物么膺公然以調度土司自任藉如所言
幾視索諾木為諸番領袖不益縱其鴟張自恣乎總
之僧格桑固不可不速擒而索諾木亦不可不併勦察
溫福等之意似以擒獲僧格桑軍務即可告歲而于
進勦金川一事畏難猶豫甚屬非是此時溫福等惟
當即抵美諾速擒逆酋若僧格桑業已就獲即移勝
兵分路進勦金川萬一僧格桑免脫遁至金川正可
統兵入收一舉兩得之利何所用其游移却顧乎

即以善後駐兵而論若索諾木不能併除則番地駐守官兵斷難久安無事逆酋一見大兵撤後復思出而侵擾非特不成事體且我大費兵力勘定之小金川諸處轉資逆酋之蠶食謀事者顧當如是乎再番地駐兵多不過三四千名若索諾木已除則三四千名控馭已屬有餘設金川不能一併勦平則兵數非多不可駐兵自有限制而防守亦不值多糜軍餉現在征勦金川以期一勞永逸即多費數十萬或百餘

萬金皆所不惜若辦理不善每年因駐兵過多添費則斷無其理溫福等不可不深體熟籌其有應密辦者不可稍有洩漏

同日

上諭軍機大臣曰溫福等奏到曉諭索諾木來人令將僧格桑擒獻又賞給緞疋令回朕已將所辦錯悞之處嚴行申飭矣番子素性狡詐斷不可信今若惟顧目前塞責數年之後賊匪必又冒犯彼時另行進兵

可乎即如十三年勦辦金川今索諾木又如此逞兇
助惡即其明證伊等又可信乎此時索諾木即遵諭
將僧格桑獻出亦當將伊一併辦理不然則後來如
何措置溫福等惟以小金川駐守之事希圖塞責了事
必謂僧格桑已難勦滅將來進討金川必至更多費
手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同至彼處所見山險路
窄攻取稍難又見溫福等有不願之意是以亦露塞
責了事之心伊等均係叩請出兵豈可如此隨聲附和

乎今後須當留意務為永遠之計僧格桑索諾木內
苟其免脫一人亦不可謂之完事務在同心協力相
機擒獲永靖邊疆不可稍存姑息

癸未

上諭軍機大臣曰現在溫福等分路進剿尅期可抵美
諾僧格桑勢必竄入金川索諾木既與同惡相濟亦
斷不肯將逆酋擒獻若至大兵乘勝深入進逼賊巢
索諾木勢窘力竭始思獻出兇豎為窮蹙乞憐之計

即非誠心畏服切不可稍存姑息且索諾木狡悍不馴若不及早剪除終貽後患現在收復革布什咱戕其頭目賊酋必不甘心又昨據溫福奏鄂克什脫出番民供詞有聞綽斯甲布奪了兩個牛廠之語綽斯甲布因桂林差陳定國前往諭令助勢堵截仗我兵威故敢奪取金川地界索諾木馬肯干休將來大兵既撤必至受其荼毒又如革布什咱土司之被戕其勢仍須查辦不能不復煩師旅與其日後另費經營

何如目下一勞永逸之為愈乎是辦理金川一節斷不宜更涉游移但番地冬間冰雪凝積軍行不免稍艱惟夏秋進兵較為便易著傳諭溫福桂林及早熟籌上緊妥辦再前溫福等奏譯出索諾木原稟內有翁王武王之語此必賊酋等探知色布騰巴爾珠爾豐昇額近奉派往軍營一係王爵一係公爵妄揣二人位在溫福之上必係派往督辦軍事故以翁王武王為稱或賊番說詐欲借此以行其反間致溫福與

色布騰巴爾珠爾等不和因嫌生懈莫緩我師此於
軍務甚有關係色布騰巴爾珠爾心極誠慤但性喜
奉承豐昇額亦知奮勉而不甚曉事恐因賊酋巧辭
尊敬不覺侈然自大妄逞已見而溫福又或略存形
迹以致掣肘悞公所係匪淺當知溫福以大學士兼
副將軍係朕特簡其總辦軍務色布騰巴爾珠爾則
係參贊大臣軍營事宜自以將軍為政參贊位在將
軍之下惟當統兵督勦于行軍機要不容稍有撓越

色布騰巴爾珠爾等不可不自檢束稍滋疑釁至溫
福受朕委任當以國事為重一切和衷共濟方為不
負恩遇即色布騰巴爾珠爾等稍有不能和協之處
溫福惟當一秉公忠實心集事不可少存私見致相
牴牾總之軍務責在將軍有功自以溫福居先有過
亦當溫福是問將此明白訓諭俾其各知遵勉

臣等謹按師克在和不在衆苟意見參差即不
能集思廣益遲疑觀望曠日老師所損于軍行

不少當溫福奏進番人供詞時彼此齟齬尚未
稍露端倪我

皇上思深慮遠惟恐因之生隙

聖明坐照無微不至乃諸臣不能一秉虛公仰煩

聖慮且致彼時自春及秋數月之內西南兩路毫無進

取使果能恪遵

聖訓和衷協力則金川巢穴計日可平又何至多稽時

日耶

丁亥桂林奏言據宋元俊稟稱前令緯斯甲布土
司發兵境上堵截金川來路該土司以彼此雖云
有隙究屬姻親必須官兵同往元俊業已派兵會
同土兵前往駐守俾金川知其背好効順必生畏
懼之心其與金川連界之霍耳章谷孔撒麻書德
爾格忒等各土司並檄其預撥番兵聽候調遣使
索諾木聞風生畏不敢稍肆鴟張即將來辦理金
川亦可易于集事等語竊臣節奉

諭旨以索諾木黨惡不法必須一併勦除臣查收復革地以來已逾一月該酋雖未敢萌窺伺之心但野性難馴將來大兵既撤難保其日久不滋事端且金川在衆土司之中素稱强悍各土司俱受其箝制而該酋亦妄以依附日多遂形恣肆今既收復革布什咱又將附近各土司調集實足分其勢而懾其心即日勦滅小金川兩路官兵會合勒兵金川境上問其幫兵佔地之罪倘索諾木或敢留匿

兗渠不但分兵進攻易於為力即于革布什咱路
通金川之處會集各處土兵進發更易成功現在
西南兩路屢次克捷僧格桑正當窮蹙之際此時
似應併力小金川早擒逆豎臣已飛飭宋元俊仍
由達烏一路進取至兩路會合時與溫福等悉心
商酌以期靖邊陲而計久遠奏入

上諭軍機大臣曰昨桂林奏分兵兩路派侍衛等由果
洲翻山繞道俟其一有消息即統兵前後夾攻今又

奏于革布什咱與金川毗連要隘撥兵防守調回宋元俊仍由達烏一路合力進取等語所辦俱合機宜惟宋元俊檄調金川連界之霍耳等土司預撥番民聽候調遣殊為失算索諾木黨惡助兵罪在不赦然逆酋此時尚未計及官兵之將伊併辦正當乘其未備迅事勦擒庶得神速制勝之道乃預檄各土司發兵轉使逆酋聞之早為防拒甚屬非計此時自當并力攻勦小金川速擒逆豎乘勝進勦金川出其不意

方合事機乃猶為勒兵問罪之語亦屬迂緩而不中
窾要大約桂林之意似以僧格桑就擒軍務即可告
歲而於金川未免存畏難之見與溫福等大略相同
朕非不知金川之較為難辦必欲躡武喜功但現在
之勢實難中止而善後之策尤當熟籌在庸衆淺識
大率以金川恃險攻之未易得力朕意金川之噶拉
依雖險亦不過與墨壘達烏相似今此兩處既皆覓
間攻破則噶拉依何獨不然豈宜心存畏沮不為久

遠計耶今以土司全局而論蕩平小金川後若議駐
兵防守多不過三四千名而各營分撥尤易見少豈
能令逆酋畏懼即索諾木暫時安貼日久故智復萌
出而侵擾鄰境我駐守之兵未必足資彈壓萬一綠
營兵弁亦為賊所攻圍實為非策總之辦理此等大
事必當通盤籌畫不可僅徂目前朕晝夜熟籌非及
此時兵力併辦金川更無長策溫福桂林或果別有
妥善之計可保其不貽後患不妨據實直陳斷不可

貌從心違致滋貽悞再聞金川地界不及小金川之
大人亦少於小金川其說確否著查明具奏前次摺
奏阿桂於普爾瑪之傍破其水寨似賊人正寨尅日
可破何未能迅即攻取攻勦要領當隨機設法使之
迅不及防如溫福等抵阿喀木雅後已半月有餘何
徒為坐守之計倘賊人果于要隘扼拒別無徑路可
通自不能不專於一處攻擊若止沿山排立碉卡則
當尋寬間道超越其後使賊人失其所恃無難頃刻

摧堅并可引賊出碉乘勢掩殺以期克捷溫福等何見不及此再溫福軍營已有色布騰巴爾珠爾在彼叅贊豐昇額自應往阿桂處協同攻勦且諭進勦金川時令阿桂領一路兵豐昇額前往相助此時即應往彼協力集事豈泥于進勦金川之說至彼時始行分往耶

平定兩金川方略卷二十六